



# 水岸花城

□桑云梅

十年之前,在苏州,穿城而过的主河道清碧如洗,山石杨柳、花卉芦苇、亭台楼阁。相较于彼时掘港的河岸,让当时的我好生艳羨,连连感慨。县城掘港也是河道纵横、水系交错,河却没有苏州之清澈、岸没有苏州之艺术。何时能建成苏州如此景观,家乡的人们也能驻足流连,真正享受水的滋养呢?

光阴倏忽。十年之后,这一天的夜,偶尔打宾山大桥走过,惊鸿一瞥俯视,竟发现这个愿望恍若一梦初醒般,忽而就实现了。深深的夜,掘直河两岸被披上通明仙衣,每棵树变幻为彩色之树,掘直河发生了什么魔幻?

不是魔幻,是“三河六岸”工程带来的福祉。如泰运河、掘直河、掘坎河三河联动,斥资近十三亿、为时三年半的浩大工程,每天在身边悄然进行着,直到她换了人间才注意到。所有河岸两边都铺设塑胶跑道,栽种一百多种树木,花卉植物品种不计其数。三百四十岁的朴树被保护圈围在通行道路中间,斜干倾枝姿态依然曼妙,八十岁

越多的“眼睛”。

新相识的冯姐姐家,拥有“如东外滩夜景”,美轮美奂,变奏,震撼。为了全视角欣赏三河六岸美景,冯姐姐不惜费时费事费钱,将十楼南北窗重新改造成落地式,沿岸应该再无第二家如此好的观景位置和无遮挡视角。秋风还未将这大片粉黛唤醒,少许等不及地撑开肚皮早早晒出淡紫腰肢,不几日,这里将化身紫色海洋。自河岸延伸出去的“水中船”,宾山桥变幻彩虹般梦影,桥恋灯,灯恋水,水恋乐。音乐喷泉演绎着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,这世界有没有那么个人,活在你长长短短的人生,总让你想出神?

多久没有赏过落日,没有发荣,放空自己?给时间一把椅子吧,漂浮于时光掌心。关西咀南北二桥蜿蜒相连,南桥高远,前景开阔,提早守候在这绝佳位置,守候自然赐予的珍贵礼物。一起的不止我一个,还有四口之家。“有大船,大船过来啦!”男孩一声脆亮。好大船!嘟嘟嘟莽冲过来,又嘟嘟嘟嘟呼啸而去。如此看大船这兴奋

# 情感驿站

## 一碗清粥滋味长

□周素华

秋来,若去乡下,满心满目定是沉甸甸、黄灿灿的稻穗。风起,金色的稻田像涨潮的海水,一浪高过一浪,那粒粒饱满的稻穗充满了丰收的喜悦,空气里都是成熟的芳香。

我在等待,等待着收仓后的第一粒新米,等待米粥的缕缕香。

煮粥,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和工夫的。袁牧先生在《随园食单》一书中写道:见水不见米,非粥也;见米不见水,非粥也。必使水米融洽,柔腻如一,而后谓之粥。尹文端公曰:“宁人等粥,毋粥等人。”此真名言,防停顿而味变汤干故也。

妈妈用大锅灶煮的新米粥特别好吃,是至今难以忘怀的味道。一碗“金南风”新米,淘洗干净,倒入铁锅,加四瓢水,盖上锅盖,浸泡半个小时。灶下起火,烧豆萁,大火烧沸,滚上三滚,放点食用碱,轻轻搅和,转小火再烧,最后拨拨锅膛里的火星子,均匀地撒几把麦素子,使火恰到好处地烧着,不疾不徐地熬。漫长的等待中,原本坚硬粗糙的米粒渐渐被大火收了筋骨,柔软成朵朵精致的小花,稻米的甜煮出来了,香熬出来了,在时间的见证中,米与水一点一点地融合,最终亲密无间地黏在一起,变浓变稠变香。揭开锅盖,一股热气携着浓郁的米香瞬间溢满整个厨房。

大铁锅里,乳白的米花上下欢腾,“咕嘟咕嘟”冒着泡泡,我从院子里摘来一把金桂撒进锅里,像撒金箔似的,馥郁的芬芳腾地蒸起来,香得直往鼻孔里钻。妈妈盛了粥,催我趁热喝。莹润如玉的米粒闪着诱人的光泽,鸭蛋青的米汤里缀着点点金黄,扑鼻是细细润润的香,入口是软软嫩嫩的滑。舌尖轻搅,唇齿之间自然呷出香甜二字,我很喜欢。

这味道,我记了一辈子。

为了这口新米粥,每到秋收之时,不用妈妈吩咐,我早早起床,穿上长衣长裤,拿起镰刀跟在妈妈后面踩着晨露去田里收割稻谷。舞动的镰刀下,稻秆在身后一片片倒下,那“唰唰唰”的声响是秋天一声声动人的吟唱。尽管农活累人,大腿和腰背会酸胀几天;尽管稻穗刺人,手上脸上会留下抓挠的伤痕,想到清润的米粥已经在眼前飘散开真实的香味,我倒也不觉得辛苦,任由脸庞被太阳晒出朵朵红晕。

# 寻常巷陌

## 民谣小酒馆

□丁晓梅

微信通讯录里90%是不常联系的人,惠也属此范畴。不同于其他好友的是,我俩的爱好和心性相近,是那种无需回应式友情,平时默默关注着对方发得不多的朋友圈。

上周惠发朋友圈说,她还有一年退休,打算回小县城开一家民谣小酒馆,地点选在老街深巷,租金便宜且安静。不求顾客盈门,也不求多大盈利,只求给来这里的人,提供一隅安放灵魂的地方。我立刻私聊她,表示非常赞同,并戏谑自己愿意提供免费人力,以作支持。

我们隔空想象和设计着小酒馆的陈设与氛围。一个干净整洁的小操作间,一个简朴的吧台,几套造型简洁的桌椅,柔和的灯光。一排书架,让爱阅读的人有书可翻。墙上挂些尚未出名的作者的绘画或摄影作品,无刻意雕琢的匠气,却怡情悦目。摆几盆花,不必名贵,生机勃勃就好。整个装饰素雅温馨,给人一种从容淡定、安逸闲适感。虽是酒馆,大多以茶、咖啡、果汁、冰水为主,红酒限量供应。不在乎客多客少,就这么几个懂他的人就行。三三两两坐着,可以放空一切地发呆,可以在回忆里兀自微笑,可以静气凝神地听音乐,可以悄声细语地聊天,也可以专注看书或带上电脑完成工作。

# 岁月物语

陆老师喜欢看书买书,退休后住在乡下。

三间七架梁平房,旧砖围成的小院。桂花、栀子、四季蔬菜,丝瓜、扁豆爬满围墙。几朵野生的牵牛花,每天早晨都粉嘟嘟地开得像他孙女噘起的嘴巴。

屋后几丛青竹,年年春夏,新笋笔直地高过房顶。

老太婆做家务,陆老师看书、发表些小文章、古诗词,豆腐干大的一小块,啧啧有滋有味,也就自得其乐。

没有发表的诗歌,童话故事,自费出版,十几箱整齐地码在他房间里。同事、朋友、同学、亲戚,或寄去,或双手郑重地递过去。得书者赞几句,观瞻一番他的藏书,饶有兴趣地带走他亲手种的扁豆丝瓜,而把书遗忘在丝瓜架下。

过七十大寿时,在城里做小五金生意的儿子媳妇回乡下替他庆寿。请了一条龙厨师在家里办寿宴,自然是左邻右舍、亲朋好友都请到了。

陆老师一生节俭,宴席却办得丰盛,不收红包不收礼,席中还给每人奉上自己出版的几本书。老夫妻俩忙上忙下,酒席钱自己掏,还给孙女一只大红包。其事办得热闹,齐声祝他福如东海长流水,寿比南山不老松。

人逢喜事精神爽,红光满面,其乐陶陶。

# 旧物

□田耀东

闲来无事,整理昔日旧物——备课笔记,历年订的报纸,儿子从小学到初中的课本、练习册、纸盒子、捆捆扎扎,足有两百斤——儿子媳妇到乡下一晚都不住,放下一堆花花绿绿的礼品,钻进汽车就走了。谁肯住在旧书堆里呢?

乡路上天天有收购废铜烂铁的三轮车,每斤废书废纸八毛钱,过秤后朝车上一扔。

陆老师痛心得眼泪都出来了。这些陪伴了他半辈子的岁月,立马就变成腥臭的垃圾。再朝车上瞧一眼,他的眼睛就呆滞了。他送出去的书,夹杂在旧纸箱盒子里,连封书的塑料膜都原封没动。还有的报纸、杂志,成捆的印刷品……都是簇新的,和邮局里送报人刚理出来的一样。

陆老师订的每份报纸都是认真看过的。有登着自己豆腐干的副刊更是读了又读,然后编号收藏。老太婆惜字纸如惜老头子的命,不经他许可绝对不动他半张纸片。儿子笑他们是收破烂的,家里藏了那么多没用的玩意儿。过生日前曾悄悄地对母亲说,将来老头子百年后,这些垃圾往哪里扔呀?

陆老师卖旧物后忽然病了。腿

# 当年床上铺“草垫”

□杨汉祥

最近天气转凉,看着老伴忙着往床上加铺垫被时,我不由想起家中曾经使用的稻草床垫。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还在上小学的我经常听到大人们说:垫被不够,草垫来凑。确实,当年在我们苏中通东一带农村,床上铺这种垫子的家庭格外多,当地人称之为“草垫”。

也许现在的年轻人会觉得奇怪,因为在他们看来,那些粗陋而不值钱的稻草怎么能当床垫用呢,事实上稻草具有很好的柔软和保暖性能。记得当年我在部队服役时,每逢参加冬季长途拉练,部队经常要在沿途老百姓家中借宿,战士们进了老乡家中,总是先帮忙做家务,接着便把准备住的那间屋子地面扫干净,并在地上铺一层厚厚的干稻草,然后再并排放开各自的行军被,这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地

# 崇尚简单

□刘伯毅

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,生活中有时一丛兰草、几竿修竹、几叶芭蕉,却比一片树林还有情调;而海陆杂陈、觥筹交错的盛宴,有时竟没有街头上两位老者矮桌上的一盘花生米,一碟猪耳朵有滋味。

生活是多姿多彩的,但简单自有让人倾心的美。我们说真诚是美的,是因为它坦然、率直、磊落,不绕什么弯子;我们说粗茶淡饭最养人,是因为它没有大鱼大肉里的高脂肪高蛋白,没有烦琐的烹炸蒸烤;我们说纯洁的爱情是美丽的,是因为它没有过分的情,没有几个人纠缠在一起的爱和每个人都解不开结。

衡量一个人有没有境界,就看他的生活是复杂还是简单。许多人的生活内容繁杂,但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忙也忙不出什么名堂;而有些人的生活则很简单,他们除了自己喜爱的几项活动,别的事一概不理,但往往他们取得了骄人的成绩,因为他们懂得,人生的哲理就是简单加勤奋。

初中语文课本有一篇短文《为学一首示子侄》,其中有一段话记忆甚清:蜀之鄙有二僧:其一贫,其一富。贫者语于富者曰:“吾欲之南海,何如?”富者曰:“子何恃而往?”曰:“吾一瓶一钵足矣。”富者曰:“吾数年来欲买舟而往,犹未能也。子何恃而往!”越明年,贫者自南海还,以告富者,富者有惭色。这里,作者的本意固然是讲人的成功不取决于贫富,关键是要有志向。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,生活简单的人,目标会更明确,志向也会更坚定,人生也会更成功。

# 江海采风

露音 许真源摄

稍微有点寒意的天气,桌上有一碟炒至金黄的自家腌的雪里蕻咸菜,舀一勺在白米粥上,颇有“白银盘里一青螺”的意境。“嗷溜、嗷溜”连皮带吸,一碗下去,让暖意渗入四肢百骸,彻彻底底舒展开,才叫爽快。若是搭配了花生米、咸鸭蛋、豆腐乳,那滋味,就如陆游《粥食》中所云:“世人个个学长年,不悟长年在目前,我得宛丘平易法,只将食粥致神仙。”有回生病发烧,没胃口,妈妈煮了青菜粥,又买了油条、包子,让我就着粥一块吃,那份美妙似乎还一直在唇齿间萦绕。

妈妈对粥是一往情深。一年四季,从春到冬,雷打不动,她的早餐一定是一碗粥。秋冬时节,收了番芋、南瓜,她就切几块放粥里,粥又多了几分甜。有时中午,她一个人在家,懒得做饭,就会把早上的粥热一下继续吃。妈妈说:“没有比粥更养人、更怡心的了。”

如今,妈妈已驾鹤西归,偌大房屋只有自己一人时,我仍时不时想起那个初夏的早晨,妈妈在灶台前忙着为我煮粥的样子,她像凝视一朵花一样,专注在锅里,一搅一和,米粒像花苞吐蕊,饭勺游走于虚空,浑然忘我。

两碗清粥搁在方木桌上,绿萝刚刚吐出新芽,粥香怡心,初秋惬意。妈妈和我肩并肩坐在一起,各自捧着碗,喝着热乎乎的粥,温润芳醇。

田野里,黄澄澄的稻谷低垂沉甸甸的穗头,稻子熟了。可在这丰收的季节里,我却再也找不到妈妈走过稻浪的背影了。再没人问我粥可温,再没人为我立黄昏。想到这些,眼泪瞬间浸湿了眼眶。

人生有所失,才能有所得。鸟的翅膀如缚上黄金,也就难飞高远;人拥有过多的物质财富,就可能沦为物质的奴隶,难有广阔的心灵空间。崇尚简单不是不要富足富裕,不是拒绝浪漫情怀潇洒风度,而是在忙碌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,在日常生活中认定简单如金。

